

# 《奇迹》：现代化深圳故事、时空式城市书写

田 欢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对今日城市的描述，还应该包含城市的整个过去。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sup>[1](P9)</sup>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为城市进行艺术创作则是放大并吐露这些秘密的勇气之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CCTV-1)和电视剧频道(CCTV-8)热播的精品短剧集《奇迹》，正在尝试从城市海绵丰富的罅隙中探寻深圳这一现代化“奇迹”的来龙去脉。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学者在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文字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将“书写”概念广义化，引申为一种普遍存在且具有优先性的意义生产机制。因此，“书写表示一切产生印记的东西，无论其是否是文字形式，即使它在空间上的分布有异于言语顺序，比如电影、舞蹈、绘画、音乐以及雕塑等。”<sup>[2](P176)</sup>影像是城市空间最直接的物质性痕迹留存，影视剧则是文学在视听媒介维度的范式转移，并承袭了文学对人性深度的勘查功能。因此，当下影视剧的城市书写功能毋庸置疑，甚至以其传播优势胜过文学一筹。

那么，一部短剧集何以能够书写一座盛大的、并且还在蓬勃生长的城市？

20世纪以来，人们极力摆脱宏大历史和线性叙事的压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空间经验的敏感。20世纪后半叶，福柯在《另类空间》中作出著名论断——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

焦虑基本上主要与空间有关，而与时间无甚关联。<sup>[3]</sup>随着空间的主体性日益彰显，詹姆逊断言：

“后现代主义是关于空间的，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sup>[4](P243)</sup>哈维则用“时空压缩”概念来描述这一进程，资本与技术不断加速，空间被“压缩”，传统地方感瓦解，空间经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碎片化与拼贴性。<sup>[5]</sup>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脉络中，“时空式城市书写”获得了其历史必然性。当宏大叙事不再能够涵盖城市空间的全部意义，书写者便主动寻找新的形式——一种能够容纳时空碎片、尊重异质、在拼贴中生成意义的叙事方式。它不再追求全景式的“再现”城市，而是让城市在无数碎片的相互映射中，呈现其本真的复杂面貌。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马可瓦多》等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城市细部的关注及其“晶格体”叙事策略正是碎片化城市书写的典型实践。<sup>[6]</sup>回到《奇迹》，短剧集这种多元发散、去中心化的新兴文艺形式暗合了当代城市书写的最佳路径——让深圳这座城市被看见，不是通过俯瞰的全景，而是通过剧中普通人漫步的足迹（如德·塞托所言“步行者的陈述”<sup>[7](P174-177)</sup>）；不是通过一个故事，而是通过无数平行叙事的共振。

## 一、短剧精品化探索：城市书写中的“微叙事”与“深时代”

当我们为短剧体裁所天然具有的、捕捉城市微观经验的强大功能喝彩时，亦须直面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近年来，相比传统影音娱乐方式，短剧、微短剧因其能以穿越时空叙事满足用户即时娱乐需求而呈现出爆发式

增长,其背后的生产和消费逻辑也折射出数字资本时代内容产业的弊病。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维度,短剧、微短剧高度契合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逻辑<sup>[8]</sup>,其弊端包括:生产模式标准化导致内容高度同质化,挤压了作者性、实验性表达空间,容易将复杂人性与社会关系简化为对“爽感”的追求,强化了“金钱万能”等世俗成功学价值观,等等。因此,当前研究非常关注短剧、微短剧这类“新大众文艺”代表性形态在内容叙事、传播方式、价值取向和产业监管等多维度的升级。<sup>[9]</sup>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深圳市委宣传部制作播出的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在呼应当下互联网短剧热潮的同时,也为短剧的主流化发展与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承载探索了方向。

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大众不仅是接受者,更是创作参与者与传播推动者。<sup>[10]</sup>《奇迹》即遵循了这种“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创作原则。观察《奇迹》的创作过程,不难发现其并非为逐利而进行的自上而下“标准化生产”,而是自下而上的多声部汇集。筹备之初,主创团队即向全球征集到超过1500篇深圳故事,并从中筛选出十几个故事进行拍摄,也在深圳走访近百位特区建设亲历者,进行了大量采风工作。<sup>[11]</sup>

在整体结构上,《奇迹》突破传统线形叙事,借鉴近年来国际影视创作中流行的“单元剧”形式,讲述了十五个各自独立的小故事,如“晶格体”一样折射出深圳的多面光谱。《红树流年》从原住民视角关照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的张力与平衡,《恋曲1999》捡拾起20多年前一段发生在深圳夜校的爱情记忆,将个人奋斗与城市机遇相结合,《不可能订单》则讲述“一带一路”背景下,不同行业深圳劳动者们携手合作,在五天内制造出5000个自适应太阳能灯发往孟加拉救灾的奇迹之举……各个单元之间并无紧密关联,亦无时间线索贯穿。在制作上,《奇迹》采用多个主创团队分头创作模式,一方面提高了拍摄

效率,也在影像风格、叙事方式等方面给观众带来了密集的新鲜感体验。剧集也未按照每个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排播,而是新旧穿插,忽而未来,忽而过去,显得灵动跳脱。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看似无秩序的碎片叙事,《奇迹》将深圳书写成为一个“可以被分类、被记忆、被欲念”的观念空间。

具体到每个单元本身,创作者并未刻意追求新求变,而是将娓娓道来的经典戏剧节奏与“强冲突”“开脑洞”的通用短剧策略相结合,大体温情端庄,时而诙谐幽默甚或荒诞,满足了观众的多元审美期待,从而实现了主流价值的有效触达。

如《头等大事》这个单元,其故事灵感来源于千禧年即在深圳园岭街道落成的大型青铜雕塑群《深圳人的一天》,郭京飞饰演的男主角正是雕塑原型中18位普通深圳市民之一。李俊荣自认能力平平,入选雕塑是他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是这个世界对我唯一的肯定”,因此每年他都要来和自己的雕塑一起庆祝生日。故事就始于又一年生日,他发现自己塑像的头部不翼而飞,焦急中他误将一名来深务工青年向前当成了“偷头贼”,两人在误会与碰撞中一起寻“头”,并最终找到了真挚情谊和身份归属感。

整条故事线极具巧思,将城市公共艺术品(景观地标)、普通人以及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对个体的包容有机融为一体。雕塑群《深圳人的一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艺术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它打破了只为精英树碑立传的旧传统,开创性地使用全纪实方式为一个普通日子(1999年11月29日)中的普通深圳市民立像。<sup>[12]</sup>26年后,通过高亮标记这件艺术作品、并以之为引子、进行影视再创作,《头等大事》再一次诠释了“最普通的市民也能成为城市纪念碑主角”和“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刻主题。

此外,该单元扎实的剧本创作和细节设计也让看似荒诞的情节变得令人信服,且富有深意。在李俊荣试图为向前解释,为什么这颗“头”对自己如此重要时,被向前不耐烦地拒

绝：“谁要听你讲故事？”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反问，脱离了“宣教”窠臼，不仅生动描摹人物性格，更是创作者反讽式的自我解构，反映出艺术创作中难能可贵的谦逊和自省精神。

以《头等大事》为优秀代表，《奇迹》中这批回归戏剧本心、承载主流价值的诚意之作充分证明，在资本逻辑之外，以碎片化为表征的短剧创作完全可以挣脱“流量速食”的枷锁，成为人民书写城市、让城市被看见的方式。“微叙事”也可以雕刻“深时代”，可以承载真实的经验、多元的声音以及蓬勃生长的城市想象。

## 二、中国式现代化诠释：从深圳书写到中国故事

1979年建市的深圳正值壮年，对当代深圳的任何描摹，都不能也不应绕开深圳的改革开放历程。《奇迹》中有几个单元直接来源于深圳改革开放史的关键时刻，如《城的琴》中老建筑工人卢晓波对1980年代国贸大厦建设过程的回忆，即老深圳人耳熟能详、年轻深圳人却或许感到陌生的“三天一层楼”故事。经历过三次失败尝试后，当时的创新建筑技术“滑模施工”终于在第四次取得成功，带来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1984年4月，国贸大厦主楼提前一个月封顶，“深圳速度”成为享誉神州大地的奇迹。效率和速度是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呈现给世界的特质，也是当今深圳人一种普遍的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更是现代性的重要一维。<sup>[13]</sup>

再如作为整部短剧中气质最为端庄、也最接近“年代剧”类型的一个单元——《开市》，故事原型来自1990年代初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诞生历史。尽管大名鼎鼎的“深交所”在今天无人不知，其设立之前那个充满金融乱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草莽时代却已经成为少数人的回忆。事实上，正是由于缺乏统一交易和信息不对称，黑市和所谓“内幕消息”才能大行其道，建立集中交易制度才成为时代的迫切呼唤和历史的必然选择。为此，

《开市》主创者先铺陈了怀揣发财梦的普通股民“阿杰”因轻信黑市消息而赔光家财的悲剧，再引发出以深交所筹备人员为代表的“建立秩序者”，和以黑市操盘手为代表的“乱象获益者”两大阵营的尖锐斗争。最终，深交所开市，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证券营业部职员“俊生”幡然悔悟，从信奉“运气”和“门路”，转为拥护“秩序”与“规则”。《开市》是一幅“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精神缩影，更可贵的是，它以30分钟的微观体量再现了深圳老一辈金融“拓荒牛”们如何搭建起通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经济制度桥梁，也把认为深圳只是“搞钱城市”的刻板印象引入深处。

时空式书写对宏大叙事的“反叛”，针对的是其单一性、封闭性和霸权性，并不必然排斥对历史的把握和对时代精神的呈现。今天我们如何述说城市历史？如何讲好时代故事？如何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了解曾经艰苦卓绝的来时路？这正是《奇迹》进行精品化大众文艺创作的应有之义。优秀的历史叙事，应当致力于帮助人们更深刻理解“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从《奇迹》几个单元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历史重现”到“故事共情”，再到“价值认同”的创作路径。《奇迹》跳出了“纪念碑式”宏大叙事窠臼，将“微叙事”落实到活生生的个人，以普通人的细微生命体验折射出时代变迁，以黑板报手写报价、台风吹垮简陋工棚、纸质股票、铝制饭盒、大哥大、蛤蟆镜等营造出沉浸式“在场感”，邀请观众走进历史，代入短剧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进而感受时代的“危”与“机”，“轻”和“重”。

当代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人的故事，也是正在进行时的故事。在《牛牛》这个单元中，胡歌饰演的深圳保险员张招远带着“深圳速度”和推广10万头牦牛险的KPI任务来到高原，却遭遇了语言不通、牧民不信任等现实困境。牧民视牦牛为家人，对冰冷的保险条款和打电子耳标怀有抵触。在和当地民族同胞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招远逐渐融入，也以真心换得了老乡的信

任。最终,电子耳标没有强硬打入牛耳,而是被温柔地系在“牛牛”的脖颈上。新技术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被接纳。

《牛牛》这个小故事仅仅是深圳体量巨大的帮扶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深圳围绕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省内帮扶协作等“六条主线”,探索出产业合作、民生发展、人才帮扶等重点领域的深圳特色帮扶样本。<sup>[14]</sup>深圳对外对口支援工作范围广、强度大,上万名深圳干部、人才奔赴远方,更形成了从“输血”到“造血”,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协同的“深圳模式”,这也是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念”<sup>[15]</sup>的集中体现。短剧从“耳标”这一小切口着手,让观众在温馨共情中看到了现代化技术和传统智慧的碰撞与相互成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深圳改革开放史是一场伟大社会实践,其成功经验与模式升华,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与最坚实的支撑。短剧《奇迹》的成功,在于让观众相信,“现代化”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由身边无数可知可感、可亲可敬的奋斗者日常编织而成的生动现实。《奇迹》的城市书写,不再以高姿态宣讲历史,而是在无数普通人的经验中,让历史自己开口说话。

### 三、从《咏春》到《奇迹》:城市与文艺精品的双向成就

文艺作品书写城市,精品文艺作品通过书写城市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奇迹》播出之前,另一部深圳文艺精品——舞剧《咏春》已经从2022年起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成为深圳原创文艺作品实现高质量“走出去”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舞剧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咏春》通过叶问传艺与深圳剧组追梦的双线叙事,展现深圳独特的人文精神与改革前沿气质,截止到2026年1月,这部由深圳歌剧

舞剧院创排的精品力作已经达成了54城、300场的惊人公演纪录<sup>[16]</sup>,成为一张现象级中国文化名片。《咏春》是中国,《咏春》是深圳。

可以说,《咏春》的成功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深圳“奇迹”。而《奇迹》的压轴之作——《咏春》单元,正是以短剧形式再现了舞剧《咏春》从艰辛创作到走向世界舞台的历程。

《咏春》和《奇迹》,两颗深圳文艺“双子星”的接力与互文,显示出深圳这座城市早已粉碎“文化沙漠”的旧标签,发展成文创产业的沃野,并走在了文艺创作的全国前沿。《咏春》和《奇迹》,一个展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深圳“另一面”,一个诠释“敢闯敢试、开放包容”的深圳精神;一个是递向世界的国际文化名片,一个是写在当下的时代精神相册;一个是精英舞台作品,在全世界收获票房与掌声,一个是新大众文艺标杆,是文化产业普惠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它们共同为深圳城市品牌注入了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新世纪以来,众多城市开始有意识地依托影视剧、宣传片和媒体活动等形式,进行影像化城市形象传播。近些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大批城市又开始深耕短视频、微视频等新兴领域,通过新媒体、融媒体打造城市“人设”。<sup>[17]</sup>区别于一些挖掘“单点爆款”的“网红”城市,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条件凭藉其综合实力打造更具系统性、更厚重可持续的品牌传播体系。《奇迹》和《咏春》的成功证明,今日深圳已经走出一条城市和文艺精品创作之间的“双向赋能”路线,今日深圳,不仅是经济上的“奇迹之城”,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明创意之都。

《咏春》和《奇迹》的成功并非偶然,深圳系统性文化战略支撑是其强大后盾。《咏春》依托“政府保障+社会资本+文化企业”的协同机制高效运作;《奇迹》则开创了“央地共创+艺术家共创+全民共创”的三重模式,将国家平台、专业力量和市民故事深度融合。这背后,

是深圳多年来着力培育文创产业健康生态的努力。“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深圳十大观念”之一，深圳通过设立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打造“十分钟文化圈”、打造文博会这样的高端文化会展平台、构筑“处处可创作”的产业集聚区等一系列举措，已经培育了一片文化创新的“热带雨林”，为文艺精品的诞生打下了人才、资本和市场方面的坚实基础。

正如卡尔维诺所言，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而在城市中发生的交换，也不仅是货物的交换，还有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sup>[1](P7)</sup>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必然渴望被书写、被记录、被赋予意义。深圳这座城市的盛大与蓬勃，需要像《奇迹》和《咏春》这些能够容纳碎片、尊重多元、拥抱生长的艺术作品来承载。这正是文艺精品创作之于城市的独特价值：它们将城市的物理空间转化为精神空间，将城市的可见地标转化为可感经验，将城市的宏大历史转化为可触的个体记忆。

最终，城市与精品艺术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深刻关系：城市为艺术提供源源不断的书写素材，艺术则为城市提供不断生长的意义空间，提供了“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sup>[1](P7)</sup>。当一座城市拥有了一批能够真正“看见”它、“书写”它的精品艺术作品，这座城市便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成为可以被记忆、被向往的精神家园。

#### 参考文献：

- [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看不见的城市[M]. 张宓,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2][法]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堂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3][法]米歇尔·福柯. 另类空间[J]. 王喆, 译. 世界哲

学, 2006(6): 52-63.

- [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张旭东,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260-265.  
[6]万莹. 独具魅力的城市文本书写——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与西西《我城》之比较[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2(10): 1-2.  
[7][法]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 实践的艺术[M]. 方琳琳, 黄柳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8][德]马克思·霍克海默, [德]西奥多·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9]李远, 胡青山. 何以为新. 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J]. 艺术百家, 2025(4): 47-54.  
[10]冷淞. 从微短剧透视新大众文艺的三重特性[J]. 中国文艺评论, 2025(12): 15-24.  
[11]刘莎莎. 《奇迹》耀动CMG盛典 “三个共创”立短剧精品标杆[N]. 深圳特区报, 2026-02-18(3).  
[12]祝明建, 陈永华, 马瑶. 城市雕塑的社会功能研究——以《深圳人的一天》作品为例[J]. 雕塑, 2006(6): 48-49.  
[13]田欢. 当代移民社会的文化流动[J]. 学术研究, 2017(11): 74-78.  
[14]吴亚男. 深情帮扶结硕果 携手共赢圳精彩——以特区担当作为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N]. 深圳特区报, 2025-08-26(B02).  
[15]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03-16(01).  
[16]焦子宇, 尹传刚, 李跃. 深圳原创舞剧《咏春》第300场演出圆满收官[N]. 深圳特区报, 2026-01-06(A04).  
[17]接丹丹. 短视频视域下城市形象传播策略分析——以抖音为例[J]. 传媒, 2019(6): 46-49.

(田欢, 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改革开放史和城市文化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 史敏】